

## 演變與接觸：揚州艾陵地區方言的百年變遷

孫志波

河南師範大學

### 提要

文章利用新發現的方言韻書《檢韻雜字》討論了清代揚州艾陵地區的方言情形，在此基礎上，結合現代方言的材料，梳理了百餘年來的音韻變遷。研究表明，艾陵地區的方言音韻變化是十分複雜的，既有自身因素導致的變化，包括： $*\text{t} > \text{l}$  洪音 \_\_\_\_\_， $*\text{t} > \text{Ø}/\text{i}$  \_\_\_\_\_， $*\text{ts}^h$ 、 $\text{s} > \text{tc}^h$ 、 $\text{e}/\text{i}$  \_\_\_\_\_， $*\text{i} > \text{ie}?$ ，也有外部接觸導致的變化，包括：全濁聲母仄聲送氣讀法消失，假攝三等字文白異讀情形改變，咸山攝陽聲韻開口一等字白讀音消失，全濁上聲歸入去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艾陵地區的方言經歷了由泰如片向洪巢片的演變。

### 關鍵詞

江淮官話，艾陵方言，語言演變，語言接觸

## 1. 引言

語言或方言的演化是複雜而饒有趣味的現象，除了自身因素導致的變化外，不同語言或方言間的接觸也會導致變化的產生，從而呈現出多姿多彩的情形。本文將利用古代方音文獻和現代方言資料，來討論揚州艾陵地區方言的演變情形，揭示歷時演變過程中分別由內部因素、外部因素導致的變化。

### 1.1. 背景信息

“艾陵”係古地名，全稱“艾陵鄉”，因靠近艾陵湖而得名。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三“南直五揚州府”記載：“艾陵湖，（揚州）府東北四十五里。《寰宇記》：‘合瀆渠東有小渠，闊六步五尺，東去七里入艾陵湖。今湖在邵伯鎮，東西接官河’。”清董醇《甘棠小志》亦有：“滌洋湖在府城東北六十五里艾陵鄉，西南接艾陵湖，東北半屬高郵”“葑塞湖在城東北五十里艾陵鄉，北通滌洋湖，南接艾陵湖，是葑塞湖當在滌洋之南，艾陵之北”“江都陸志言，艾陵湖在城東北四十五里，邵伯鎮之東”。又《真武鎮志》載：“1624年（明天啟四年）前後，（真武）隸屬揚州府泰州分司江都縣艾陵鄉”。後來，雖然因艾陵湖淤塞，“艾陵鄉”之名也不再使用，但文獻記錄顯示其故地是現在揚州江都市邵伯鎮、真武鎮一帶。

江都東臨興化、泰州，西傍揚州，南瀕長江，北接高郵，地處江淮官話洪巢片和泰如片的交界。《江都縣志·方言》的“江都方言區域圖”顯示江都方言分東西兩區：東區古全濁聲母仄聲字今逢塞音塞擦音讀送氣音，屬江淮官話泰如片；西區古全濁聲母仄聲字今逢塞音塞擦音讀不送氣音，屬江淮官話洪巢片。以止攝開口三等日母字今讀為標準，西區內部又可分作南北兩片，南片讀[a]，北片讀[ɔ]。邵伯、真武等在上述方言分區中，位於西區北片，屬江淮官話洪巢片。但是，有文獻表明該地區現代的方言是經歷了一系列變化之後才演變為現在的情形。這份文獻正是清代艾陵方言韻書《檢韻雜字》。

### 1.2. 韻書介紹

《檢韻雜字》是一部新發現的韻書，據藏家介紹，該書係從揚州儀征地區購得。韻書封面題作“同治丙寅年仲冬月立檢韻雜字鹽邑季周亭書”，封二又有“民國丁卯年孟夏重筆於棠湖”的字樣，序言落款為“同治丙寅年仲冬月鹽邑季周亭選於淮揚艾陵鄉碧桃書屋南窗之下”。據此可知，韻書作者為季周亭，書成於清同治丙寅（1866）年間，現存版本係民國年間抄錄而成，至於抄錄者則不可得知。

該書是一部方言韻書，其《檢韻雜字·序》云：“手編以冊，顏之曰：淮揚村蒙檢韻雜字……字義本諸說文，字音偕乎里俗，分為十六韻。按韻索字，檢之便若指掌，閱之曠若發蒙。在塾在家，細心尋究，庶不至於差謬，非村學之一助乎。”並且《檢

韻雜字·序》中的言語，很清晰地指明了韻書的基礎方言：“爾字正音葉泥上聲，淮揚土音葉敖上聲；二字正音葉泥去聲，淮揚俗音葉敖去聲。”即止開三日母字在作者的方言裡讀同效攝，正與現代江都方言西區北片相當，結合作者“選於淮揚艾陵鄉”及抄錄者“重筆於棠湖”<sup>1</sup>的字樣，可知《檢韻雜字》是清代艾陵地區的方言記錄。

《檢韻雜字》目前僅見抄本，全書上下兩卷（書末又作“檢韻乾坤集”），包括序言、目錄、正文三部分。序言介紹了編纂宗旨，目錄則在韻部系統下，列出全書的平聲音節。正文依“韻部：聲母：聲調”的層級編排，除去沒有專用的“字母詩”外，體例基本同於蘭茂《韻略易通》（具體情形可參考文末附圖）。全書共有16個韻部，上卷7個，下卷9個，作者用十六種植物命名：松、梧、檀、槐、桑、茶、椿、梔、櫻、桃、梅、榴、荷、蓮、櫟、梨。韻書只以圈圍符號“○”標出“上、去、入”三種聲調，但是古清平字與濁平字在上、去、入聲之前各自單獨成行，故而實有五個聲調。韻書在流傳過程中已有少量缺損，例如據目錄所示桃韻有“喬小韻”，韻書缺此小韻及相配的陰平、上聲、去聲音節。不過，韻書目錄開列了各韻部的平聲音節，故而對於探討韻書的音韻系統不會產生太大影響。由此也可以得窺清代艾陵方言音韻面貌之一斑。

## 2. 清代艾陵方言的音韻系統

為了便於闡述，下面以《檢韻雜字》為依託，參考相關方音材料，先將清代艾陵方言的聲韻調系統構擬出來。

### 2.1. 聲母系統（19個）

p	包扁布拔	p <sup>h</sup>	賠品鋪匹	m	埋米夢滅	f	非扶泛福
t	登底旦疊	t <sup>h</sup>	逃舔透踢	n	男女凜捏	l	郎呂利入
ts	爭組增竹	ts <sup>h</sup>	抄楚震促	s	蔬省散說	ɹ	柔忍讓日
tc	居展聚節	tc <sup>h</sup>	區起趣撤	ɕ	虛陝序昔		
k	該敢櫃各	k <sup>h</sup>	葵坎扣哭	x	胡很賀豁		
∅	兒歐魚咬焰旺亦						

### 2.2. 韻母系統<sup>2</sup>（47個）

梔	ɿ	資此始至	梨 i	衣提洗帝	梧 u	烏除組父	梧 y	魚需舉慮
茶	a	巴茶馬怕	ia	鴉茄假卸	ua	瓦瓜誇花		
槐	ɛ	哀來買代	iɛ	皆諧解介	uɛ	歪懷怪快		

<sup>1</sup> 棠湖即邵伯湖，又名甘棠湖，位於邵伯鎮以東，東晉謝安在此築壩渲蓄，後人為追思其功績，故命名“邵伯湖”。

<sup>2</sup> 音標之前的漢字係韻部名稱。



梅	ei	非梅匪佩			uei	威垂毀貴	
桃	ɔ	而包倒告	io	腰條小孝			
荷	o	窩婆左過					
榴	ou	歐綢摟個	iou	優留九秀			
檀	ã	安慚毯辦	iã	間閑減陷	uã	彎關患慣	
蓮			iê	煙甜扇遍			
櫟	õ	跪船卵換					yõ 鴛全選勸
椿	ən	恩沉等鄭			uən	溫魂滾困	
桑	aŋ	昂方廠亢	iaŋ	央良想項	uaŋ	汪狂爽壯	
櫻			iŋ	嬰秦領敬			yŋ 雲君蠢訓
松			iuŋ	容兄勇用	uŋ	翁同腫夢	
桑	aʔ	惡角落剝	iaʔ	約學略削	uaʔ	握郭桌戳	
檀	æʔ	鴨夾拉達	iæʔ	甲狹匣峽	uæʔ	襪括滑刮	
蓮			ieʔ	業哲帖結			
櫻			iʔ	乙立滴息			yʔ 域屈疫橘
椿	əʔ	額十實德			uəʔ	物術忽出	
櫟	oʔ	鴿奪潑渴					yoʔ 月雪訣穴
松			iuʔ	玉曲菊育	uʔ	屋速六讀	

### 2.3. 聲調系統（5 個）

陰平：高開婚；陽平：才寒鵝；上聲：古口五；去聲：近蓋漢；入聲：急局月。

## 3. 清代艾陵方言的音韻特徵

作為一部近代官話方言韻書，《檢韻雜字》記錄了許多官話方言中的常見現象。為了避免冗贅，凡是跟北京話相同的音韻現象，下文就不再列舉出來。行文中標注“\*”的讀音，是本文的構擬。

### 3.1. 聲母特徵

(1) 全濁塞音塞擦音仄聲字清化後存在送氣音讀法。中古全濁聲母在《檢韻雜字》裡已經全部清化，其總體規律符合官話方言一般情況：全濁塞音塞擦音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全濁擦音讀作清擦音。例如“梅韻”：<sup>3</sup>

\*kuei ●圭閨規龜歸皈見平⊕詭癸軌晷簋鬼見上揆群上⊕桂貴見去櫃群去跪群上

\*k<sup>h</sup>uei ●葵夔逵群平魁奎睽溪平●虧窺溪平⊕傀溪上⊕愧見三饋篋匱蕢群去

<sup>3</sup> 《檢韻雜字》的陰平和陽平沒有專門的聲調標識，只是各自單獨成行，且次序不固定，本文以“●”為標識，下同。

\*xuei ●灰厖麾暉揮翬輝徽曉平恢詼溪平厖曉上●回徊洄固匣平㊦悔賄毀曉上誨曉去㊧會  
惠蕙慧匣去匯匣上諱卉曉去彗雲去

《檢韻雜字》裡全濁仄聲多數讀不送氣音，表 1 以《方言調查字表》所收全濁聲母字為基礎，適當增加常用字，共考察了 333 個全濁平聲字和 354 個全濁仄聲字的讀音情況。

表 1. 《檢韻雜字》全濁聲母清化送氣與不送氣統計分析

讀音 類型	《檢韻雜字》				南京方言			
	全濁平		全濁仄		全濁平		全濁仄	
送氣	317	95.2%	50	14.1%	311	97.5%	33	9.2%
不送氣	16	4.8%	304	85.9%	8	2.5%	324	91.8%

上表也列出了吳波（2020: 81）根據劉丹青（1997）統計出的全濁聲母在南京方言中的送氣情形作為參照。從比率上看，全濁聲母在《檢韻雜字》與南京方言相同，都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但跟南京方言同樣存在演變的例外。吳波（2020: 82）指出“對於占總數百分之十的仄聲送氣的現象不能僅以‘例外’二字來加以描述”。

《檢韻雜字》的例外比率無論平仄都比南京方言要高，尤其是全濁仄聲讀作送氣音的比南京方言高出 5 個百分點，具體例字則是：“僕動慟族軸礪杼啖踢逕德樸泊誑勃薛孛諄突凸雉多滯牝辟艇艇挺滌蕈掘導倬造殍佩悴萃饋簣匱諱珍轍澈否遞弟擻窘”。雖然江淮官話（洪巢片、黃孝片）中確實有一批字如“造族昨萃滯跌勃彌澤擇痔事宅”等常有送氣音讀法（吳波 2020: 82），但是“動弟”等字在口語中卻很少讀送氣音，而《檢韻雜字》裡“弟”字在梨韻卻有 \*ti（去聲，讀音與“帝蒂地”相同）和 \*tʰi（去聲，讀音與“替雍刺”相同）的異讀。這表明《檢韻雜字》所記的清代艾陵方言中存在一個全濁仄聲清化讀送氣音的層次。

(2) 泥、來母讀音有別，日母有 \*ɽ-、\*l-、\*∅- 三種讀法。中古泥、來母字在《檢韻雜字》中還保持著比較嚴謹的對立，它們分別作為主體構成 \*n-、\*l- 兩聲母，並與日母字構成的 \*ɽ- 聲母對立。表 2 是全書 \*n-、\*l-、\*ɽ- 的讀音格局（“x”代表無該類音節）。

表 2. 《檢韻雜字》\*n-、\*l-、\*ɽ- 的讀音格局

	梨	梧 <sup>4</sup>		茶	荷	梅	槐	桃	
*n-	尼	x	x	拿	挪	x	耐	腦	鳥

<sup>4</sup> 《檢韻雜字》失收“女”字，故而梧韻沒有跟“驢”對應的 \*n- 聲母小韻。

*l-	梨	爐	驢	×	羅	雷	賴	老	聊	
*l-	×	×	×	×	×	蕤	×	擾	×	
	榴	檀	蓮	櫟	椿	櫻	桑	松		
*n-	孺	牛	男	年	×	能	寧	囊	娘	農
*l-	樓	榴	藍	簾	鸞	倫	林	廊	良	龍
*l-	柔	×	×	然	×	仍	×	瓢	×	×

如果仔細挖掘 \*n-、\*l-、\*l- 聲母的內涵，可以發現：

①日母開口字能夠保持 \*l- 讀法，但已經開始晃動。例如榴韻 “\*nou ● 孺；\*lou ● 樓 ⊕ 簾 ⊕ 漏；\*lou ● 柔揉蹂蹂蹂鷄 ⊕ 蹂 ⊕ 肉” 各聲母所轄之字還比較單純，但是桑韻就出現了參差：“\*nan/na? ● 囊 ● 儻 ⊕ 駟 ⊕ 儻 ⊕ 諾；\*lan ● 廊 ● 琅 ⊕ 朗攘 ⊕ 浪 ⊕ 落若；\*lan/la? ● 瓢穰讓 ● 讓 ⊕ 壤讓 ⊕ 讓 ⊕ 弱箬”，“攘若” 二字雖是日母字，但已經讀入 \*l- 聲母音節。

②日母合口字普遍歸 \*l- 聲母，但殘留 \*l- 聲母讀法。如表 2 所示，《檢韻雜字》只有 6 個韻部中出現了 \*l- 聲母音節，其中只有梅韻是合口字，其“雷” “蕤” 兩個小韻的具體情況是：“\*luei ● 雷 ⊕ 磊 ⊕ 播；\*luei ● 蕤 ⊕ 縶 ⊕ 銳”。然而日母合口除了這幾個字外，其餘的都跟來母合流，讀入 \*l- 聲母，例如梧韻“儒小韻” 和松韻“籠小韻” 的分別是：“\*lu ● 儒濡濡茹如鱸爐墟顛鱸鷓臚盧蘆 ⊕ 汝乳魯鹵魯 ⊕ 孺路輅賂露鷺”；“\*luŋ/lu? ● 籠瓏聾隴隴隴龍隆戎絨茸 ⊕ 隴壟隴氈冗 ⊕ 聾弄 ⊕ 祿鹿漉漉漉碌碌陸六戮蓼蓼錄綠肉辱溥褥茸”，既有來母字也有日母合口字。

③咸山攝開口三等日母字有 \*l-、\*∅- 兩種讀法。韻書的蓮韻存在 \*n-、\*l-、\*l- 的對立，其中“然小韻” 主要由咸山攝開口三等日母字構成，卻摻入了“言炎” 兩個疑雲母字：“\*liē ● 然蚘髯燃言炎 ⊕ 染冉冉 ⊕ 熱”。<sup>5</sup>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日母“蚘染熱” 等已經讀同零聲母，因為蓮韻還有獨立的 \*∅- 聲母“嚴小韻”：“\*∅iē ● 嚴言妍研鹽閻簷延筵埏埏燄沿 ● 醃慳淹焉煙咽咽燕 ⊕ 儼掩揜奄演偃鄔颯蠃充冉冉 ⊕ 驗彥諺唁厭賢堰歐魔豔硯宴燕掾 ⊕ 壹謁業鄴齧葉鐸噎頁熱”。頗有趣味的是，“冉冉熱” 和“言炎” 都在“然小韻” 和“嚴小韻” 裡重出。這種現象如何解釋？本文認為，這是因為咸山攝日母字存在 \*l-、\*∅- 兩種讀法，在 \*∅- 聲母讀音中“言炎” 跟咸山攝開口日母同音，但後者又具有 \*l- 聲母的讀法，受此讀法影響，“言炎” 被誤歸 \*∅- 聲母。

④個別泥來母字讀音參差。如表 2 所示，古泥、來母字不論開合在《檢韻雜字》中都是獨立的音位，但有個別字的讀音破壞了這種嚴謹的界限。例如，櫻韻有“凝小韻” 和“林小韻” 對立：前者是 “\*niŋ ● 吝凝寧寧 ⊕ 吝蘭躡佞濘 ⊕ 昵匿逆”，後者是 “\*liŋ

<sup>5</sup> 標“口” 的為重出字，下同。

●鱗林㊶拎㊷領㊸令㊹立” ，可是來母“吝蘭躡”讀入 \*n- 聲母，跟“凝佞濤”同音。再如，荷韻有“那小韻：\*no ●那儼挪奴帑●便㊸櫓弩娜哪㊹懦稜怒”和“羅小韻：\*lo ●羅驟㊸擄虜㊹邏㊺杼”對立，前者主要是泥母字，但雜入一個來母“櫓”字。

(3) 知莊章組聲母有 \*ts- 組和 \*tɕ- 組兩種讀法。古知莊章組字在韻書中的情形從音類來看是跟精組合流，但從音值來看則可以分成 \*ts- 組和 \*tɕ- 組兩類。

①咸山攝開口三等知章組之外，知莊章組跟精組洪音合流讀 \*ts- 組。例如松韻“中小韻：\*tsuŋ/tsuʔ ●中衷忠終鐘盅鬃棕櫻宗蹤㊸總塚腫種踵㊹綜縱中眾種仲重㊺築竹斷妯躑囑”，椿韻的“村小韻：\*tsʰuən/tsʰuəʔ ●村椿皴●存㊸憊蠢倓㊹寸付㊺出黜”，榴韻的“搜小韻：\*sou ●搜餽收瘦㊸叟藪叟喉洩首手守㊹嗽瘦漱獸狩受壽售授”。

②咸山攝知三章組普遍讀 \*tɕ- 組，殘留著 \*tɕi- 組聲母讀法。中古精組細音字和見曉組細音字在《檢韻雜字》中已經沒有分別，也就是尖團音已經合流，都讀 \*tɕ- 組。而在韻書蓮韻中，讀 \*tɕ- 組音節的除了尖團音字外，還有咸山攝開口三等知章組字。但知章組字並沒有完全跟尖團音合流，因為蓮韻裡有兩組對立的小韻，分別是“遷小韻”和“禪小韻”、“纖小韻”和“臙小韻”，具體情況如下。

\*tɕʰiɛ̃/tɕʰieʔ ●遷遷千仟阡韃愆騫牽謙蹇●潛錢前筓鉗乾虔廛躔纏禪蟬㊸淺遣緝詔歲㊹塹倩欠諶㊺切竊怯撤徹掣篋挈轍澈

\*eiɛ̃/eieʔ ●纖暹仙鮮先杵掀臙●嫌賢弦㊸鮮跣筭燹陝閃險顯㊹線羨扇苫獻現縣繕擅膳鱔善單墀㊺悉褻洩泄變屑糈翕脅歇蠍洽協涉折設舌

\*tsʰiɛ̃/tsʰieʔ ●禪蟬㊸詔撰譔㊹纏㊺徹

\*siɛ̃ ●臙

如上所見，儘管存在對立，但“禪小韻”“臙小韻”的字普遍在“遷小韻”“纖小韻”重出。這說明尖團音的合流在前，咸山攝開口知三章組字併入在後。

### 3.2. 韻母特徵

(1) 果攝一等韻母不分開合，但明母字及開口見溪母字有 \*ou 韻母異讀。《檢韻雜字》的荷韻主要由果攝一等字構成，同時包含遇攝一等明泥母（“暮奴”等）、個別來母（“櫓”字）及三等莊組字（“初雛”等），流攝三等明母字（“母謀”等），另外荷韻還是全書唯一一個有入聲相配的陰聲韻部，但荷韻中的入聲字在櫓韻中重出。

作為荷韻的主要來源，果攝一等在該韻內沒有開合口的區別，例如“拖小韻：\*tʰo/tʰoʔ ●拖拖佗他透果開一●陀駝馱沓跎訛鮑鼈定果開一㊸妥橢透果合一㊹唾透果合一㊺脫透

山合一” “邪小韻：\*tso/tsoʔ ●邪章流開三㊦左佐精果開一㊧坐座從果合一做精遇合一㊨拙章山合三掇知山合三”。但部分果攝一等字還在榴韻中出現，跟流攝一等字合流。例如：

\*kou ●歌哥哥戈 = 溝鉤勾篝㊩個 = 媾覷購構；\*kʰou ●柯苛 = 摳扣㊪可 = 口

\*ko ●哥 = 鍋過㊫果菓魏悞裏㊬個 = 過；\*kʰo ●珂軻科窠蝌 = 柯苛㊭可 = 顆

查考細節，可以看到榴韻（\*ou 韻母）中的果攝一等字有嚴格的聲韻條件——除“戈”字外都是開口見母和溪母字。《檢韻雜字》中“哥”字在榴韻中釋作“俗云～”，荷韻中的釋作“兄之稱”，顯示榴韻和荷韻中的果攝一等字有語用層面的區別。

在榴韻和荷韻裡也有重出，存在 \*o、\*ou 異讀的字還有 \*m- 音節：

\*mou ●謀眸侑牟矛麤蚺魔麼㊮母畝拇某牡磨摩㊯茂懋貿姆瞽戊慕募暮

\*mo ●魔摩麼●謀侑眸牟㊰母某畝拇㊱慕募暮墓

\*m- 聲母下重出的字既有果攝字，也有流攝字，還有遇攝字，並且“磨摩”等果攝字僅在榴韻出現，“謀”字在荷韻中注釋作“俗音，圖～”，由此可見兩者也是語用層面的差別，存在“俗音”和“非俗音”的不同。

此外，遇攝莊組字“初芻雛鋤”歸荷韻跟“搓矧”同音讀 \*tʰo，同時這四個字還見於梧韻跟“除粗”同音讀 \*tʰu。孫志波（2021）指出江淮官話中遇攝莊組字讀同果攝是白讀音，讀同遇攝一等是文讀音，正可以解釋韻書的情形。

（2）果攝三等“靴”“茄”字不同韻。果攝三等戈韻雖然轄字不多，但在《檢韻雜字》裡卻頗有特點：“茄”字在茶韻“斜小韻：\*tʰia ●斜茄”，“癩”字在梅韻“崔小韻”陽平音節中：“\*tʰuei ●錘椎槌錘癩”，韻書在“癩”字下注釋“俗音”；“靴”字同樣在梅韻中出現，隸屬“雖小韻”的陰平音節：“\*suei ●雖尿靴”，同時還在梧韻的“胥小韻”陰平音節裡出現：“\*ey ●胥謂須需虛噓靴”。

上述情形跟現代江淮官話十分相符：大體上，淮東地區的洪巢片江淮官話多是讀同蟹止攝合口，且“茄”字常有 ia 類韻母的異讀，而淮西地區據孫宜志（2006: 73）則跟假攝（如安慶）、遇攝（如合肥、滁州）合流。泰如片江淮官話中則普遍是 -a 類韻母（顧黔 2001: 69–70）。相關情形可以參考表 3。

表 3. 果攝三等字的讀音情形

例字	韻書	揚州	興化	泰州	安慶	合肥	滁州
茄	*tʰia	tʰia/tsʰui	tʰia	tʰya	tʰye	tsʰy	tʰie

癩	*ts <sup>h</sup> uei	ts <sup>h</sup> ur	ts <sup>h</sup> ua	te <sup>h</sup> ya	te <sup>h</sup> ye	ts <sup>h</sup> ɿ	tʃ <sup>h</sup> ɿ
靴	*suei/*ey	sui	sua	eya	eye	sɿ	——

表 3 顯示《檢韻雜字》的記錄更加接近淮東地區的洪巢片江淮官話。結合現代方言的讀音，可以得出果攝三等字在清代艾陵方言中存在三個層次：白讀 \*-a 類韻母，文讀 1\*-uei 韻母（淮東洪巢片江淮官話的形式），文讀 2\*-y 韻母（折合權威方言或者淮西洪巢片江淮官話的形式）。

(3) 假攝三等字有 \*-a、\*i、\*ië 等多種讀音。假攝三等字在《檢韻雜字》中最為複雜，此處先描述其音類分合情形，其中的語音現象，留待下文討論。

首先，假攝三等精組和以母歸入茶韻和梨韻，讀 \*ia 和 \*i，沒有具體的規律。例如三等的“卸謝”等字跟二等的“下夏”同音，入茶韻讀作 [\*cia]，而梨韻的 \*ci 音節則有“瀉卸榭”，跟止蟹攝的“細系戲”等字同音；三等的“爺耶野也冶野”跟開口二等的“牙芽鴉雅啞亞訝”等字同列，入茶韻讀作 \*∅ia，而梨韻裡又出現“爺野夜”三字，跟“宜疑椅已藝異”等字同列，均讀 \*∅i。

其次，章組有茶韻和蓮韻兩讀，例如茶韻的“沙小韻 \*sa ●沙砂娑紗鯨賒●蛇佗⊕灑⊕舍”，而蓮韻裡則有一個由假開三章組構成的獨立小韻“●奢賒●蛇⊕捨⊕赦射麝”。從韻書整體格局來看，蓮韻的假開三章組字應當是“寄韻”現象——某韻或某小韻轄字太少，就寄放在讀音相近的韻中。這種做法在漢語韻書中十分常見，最典型的是《切韻》冬韻上聲字寄放在腫韻中。“寄韻”做法至少隱含了兩點事實：①歸入蓮韻的“奢小韻”的讀音跟蓮韻的咸山攝開口三四等字具有共性；②咸山攝三四等字讀作鼻化韻母。莊延齡為翟理思《華英字典》（Giles 1892）所作的揚州方言注音，可以提供佐證。莊氏的注音中，咸山攝字都沒有鼻音（韻母是 ou、aa、iei 等），且咸山攝開口三四等字跟假攝三等字都用 iei 韻母來記錄，如“chiei 姐剪”。孫志波（2024）參考現代揚州地區假攝與咸山攝字仍舊陰陽分明等現象，認為莊延齡時代的揚州方言裡，咸山攝陽聲韻已經讀成了鼻化音。將此結論應用到《檢韻雜字》可以得出：由於鼻音色彩的弱化，作者將“奢小韻”寄放在蓮韻，該小韻的真正讀音應當是 \*ie。

(4) 止攝開口日母字有 \*∅ɔ 和 \*ni 兩種讀法。韻書的桃韻主要是中古效攝字，但是在“翱小韻”下卻有止攝開口日母字，跟效攝一二等的影疑母字同音：“\*∅ɔ ●翱敖鼈螯遨熬驚警兒輞而日●鑿⊕襖媪嫗齧咬耳爾餌餌⊕傲奧勒拗坳⊕”。正如前文所述，作者在《檢韻雜字·序》提到“淮揚土音葉‘敖’上聲……淮揚俗音葉‘敖’去聲”，止開三日母字讀 \*∅ɔ 是淮揚“俗音”的表現。而《序》中所說“爾字正音葉泥上聲……二字正音葉泥去聲……”這樣的“正音”，也在韻書中有記錄——梨韻“尼小韻：\*ni ●尼嚙甕⊕爾你爾⊕泥膩睨⊕”，其中“爾二”在 \*∅ɔ、\*ni 兩音節中重出。

(5) 咸山攝陽聲韻字三分，開口一等有 \**æ*、\**õ* 兩種讀法。韻書將中古該類陽聲韻字列在檀韻 \**-æ*、櫟韻 \**-õ* 和蓮韻 \**-ië* 三個韻部，總體情形如下：

表 4. 咸山攝在《檢韻雜字》中的三分情形

等	二等	一等		三四等	
開合	開   合	開	合	合	開
例字	間   關	幹	鑽官	卷玄	檢堅
韻部	檀 * <i>-æ</i>		櫟 * <i>-õ</i>		蓮 * <i>ië</i>

上述分韻情形有幾個問題需要說明。

①開口一等歸檀韻 \**æ*，合口一等歸櫟韻 \**õ*，但個別字的讀音卻十分值得注意：“感看憾”三字重出於檀韻和櫟韻，有 \**æ*、\**õ* 兩種韻母讀法，即“\**kæ* ⊕ 擗趕敢感”“\**kõ* ⊕ 管瘡宿館感”；“\**k<sup>h</sup>æ* ⊕ 砍坎 ⊕ 看”“\**k<sup>h</sup>õ/k<sup>h</sup>o?* ⊕ 款 ⊕ 看”；“\**xæ* ⊕ 罕喊悍感”“\**xõ/xo?* ● ⊕ 憾 ⊕ 喚換”。此外，“咎”字則僅見於櫟韻，在“磚小韻”的上聲音節“⊕ 轉纘咎”中出現，讀音為 \**tsõ*。上述情形表明，咸山攝開口一等字除了檀韻 \**æ* 韻母的層次外，還有一個櫟韻 \**õ* 的層次——前者是跟二等字合流，後者是跟合口一等字合流。

②三四等字二分：開口字列蓮韻讀 \**ië*，合口字列在櫟韻讀 \**õ*、\**yõ*。例如合口精組見系字“● 濁鴟涓娟娟捐 ⊕ 卷縷 ⊕ 絹眷卷睃狷胃倦 ⊕ 絕決訣訣”列在櫟韻，讀音是 \**tɕyõ/tɕyo?*；開口的“尖煎堅肩剪檢繭儉箭賤見件接截劫結竭”等字則跟“占展戰折”等字同音，列在蓮韻讀 \**tɕië/tɕie?*。並且合口三等知系字跟一等合口精組字同音，例如“傳小韻：\**ts<sup>h</sup>õ/ts<sup>h</sup>o?* ● 傳椽船遄 ● 川穿 ⊕ 喘舛莩 ⊕ 竄纂篡串釧攢 ⊕ 撮歎啜輟”。

③合口一等入聲字在荷韻和櫟韻重出。上文提到陰聲韻的荷韻配有入聲字，其中的入聲字即是櫟韻中出現的，例如荷韻“波小韻：po/po? ● 波皤坡 ⊕ 簸跛頗 ⊕ 播簸 ⊕ 撥鉢襪跋較鉞”，櫟韻“般小韻：põ/po? ● 般搬 ⊕ 半伴 ⊕ 撥鉢跋較鉞”。荷韻中的入聲字基本上都會在櫟韻中出現，兩者配有相同入聲字的事實，說明它們應當有相同的主要元音。更有趣的是，“端躲”二字也在兩個韻部中重出，更加證實兩者的讀音存在密切關係。

(6) 深臻曾梗攝字洪細兩分，入聲細音字有異讀。深臻曾梗四攝在《檢韻雜字》混並，依洪細分歸不同韻部——與艾陵故地、揚州等地的方言情形基本一致：洪音歸椿韻，讀音是 \**ən*、*ə?*/\**uən*、\**uə?*；細音歸櫻韻，讀音是 \**iŋ*、*i?*/\**yŋ*、\**y?*。此外，椿韻裡的端泥組合口字讀同開口字。例如椿韻“豚小韻：\**t<sup>h</sup>ən/t<sup>h</sup>ə?* ● 豚騰滕騰疼 ● 吞 ⊕ 褪 ⊕ 突忒忒”，櫻韻“賓小韻：\**piŋ/pi?* ● 賓彬斌濱鬃邠冰兵並嬪 ⊕ 稟秉丙炳炳餅並 ⊕ 鬢殫柄病并 ⊕ 畢必筆逼壁碧弼”。值得注意的是，個別細音入聲字有異讀，具體如下。

①開口細音字在櫻韻和蓮韻中重出：“悉”字重出於 \*ç- 聲母下，前者跟“習息惜席析吸”等字同音讀 \*çiʔ，後者跟“屑設舌脅歇協”等字同音讀 \*çieʔ；“一壹”字在 \*Ø- 聲母下兩見，前者音 \*Øiʔ，讀同“逸邑億翼亦”等字，後者跟“業葉謁熱”等字同音，讀 \*Øieʔ。

②合口細音字在櫻韻和櫟韻中重出：“鬱役域”在 \*Ø- 聲母中重出，前者是與“逸邑億翼亦”等字對應的合口讀法，音 \*Øyʔ，後者則與“月越悅”等字相同，讀音為 \*Øyoʔ。

除上述各種特徵外，《檢韻雜字》還存在見系開口二等字有洪細兩讀的現象，該情形在江淮官話中普遍存在：洪音為白讀，細音為文讀。此不贅述。

### 3.3. 聲調特徵

《檢韻雜字》的體例十分清晰地展示了清代艾陵地區的聲調系統：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五個調類。從總體規律來看，中古聲調在《檢韻雜字》裡的分合情形也可以用“平分陰陽，全濁上聲變去聲，入聲獨立”來概括。除“入聲獨立”外，其餘跟包括北京話在內的大部分官話方言都是相同的。不過，“全濁上聲變去聲”則值得細緻分析一番。下表是對韻書 198 個全濁上聲字（一字兩讀按兩字計算）歸調情形的統計。

表 5. 全濁上聲字在《檢韻雜字》中的歸調統計

聲調	上聲	去聲	其他
字數	107	89	2
比例	54.04%	44.95%	1.01%

吳波（2020：353）對全濁上聲字在現代江淮官話中的歸調情形進行了統計，指出：全濁上聲大部分歸去聲（77.20%），但歸入上聲的比例有 14%。表 5 的統計顯示，《檢韻雜字》中全濁上聲的歸調情形，跟其它江淮官話存在很大差別，讀作上聲的字數超過 50%。再看具體例字：

上聲：動迴炯窘輔腐釜杜紵杼杼豎樹拈謁巨詎敘序緒袒啖湛撼賺限亥蟹解獬夥仗杖吭鴉奘晃幌滉下夏憤並坩沌朕蕞狼盾楯混焜峙痔雉豸兕已似耜祀士仕俟氏是視市恃並牝艇艇挺近靖靜脛覃幸倅菌道昊浩鎬顛灑捰揆阜垛荷夥夥雋儉否弟技錡鍾詔詞朕欸撰

去聲：蚌奉動重共汞簿父負婦柱雇戶屛拒飯犯蛋誕淡棧早饌撰憊怠待在解棒蕩丈上像象笨囤遯腎甚並近杏雋抱鮑道稻皂阜造趙兆旒肇造紹髒舵墮惰被倍陞受壽後厚白舅禍辨辯辨簞鱔善單墀漸件榷斷緞篆庫弟妓妣

如上所見，《檢韻雜字》中讀作上聲和去聲的全濁上聲字，都有大量的常用字，有些字如“弟並道”有上聲和去聲兩種讀法，有些音韻地位完全相同的字如“仗杖丈”則分歸不同調類。全濁上聲在韻書中的情形應有更深層的因素。

#### 4. 艾陵地區方言的歷時變化

在明確《檢韻雜字》音韻特徵的基礎上，結合現代方言的情形就可以瞭解百餘年來艾陵地區方言的變化情況。<sup>6</sup>為了更好地反映方言的變化，下文以臨近艾陵故地的邵伯方言<sup>7</sup>為基礎，結合揚州（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8）、江都方言（江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6）的情形，來闡述相關的變化。但在此之前，需要先排除一些不能視為變化的現象。

首先，泥、來母字的讀音。眾所周知，泥來母相混（n、l不分）是江淮官話中普遍存在的音韻現象，《檢韻雜字》個別泥來母字交錯的例子似乎正是相混的肇端，但是邵伯及其周邊地區卻是泥、來母有別的，僅有個別字相混，如：

表 6. 泥、來母字的讀音情形

例字	奴	路	男	藍	孃	量	年	連
韻書	*no	*lu	*nã	*lã	*niaŋ	*liaŋ	*niẽ	*liẽ
邵伯	nu	lu	niã	liã	niaŋ	liaŋ	niɿ	liɿ
江都、揚州	lo	lu	liã		liaŋ		liẽ	

高郵南部毗鄰邵伯的鄉鎮（位於艾陵故地以北）也與邵伯方言相同，《高郵縣志》編纂委員會（1990: 724）指出：“高郵湖西的送橋、郭集、天山、菱塘，湖心的湖濱，縣城南部的八橋、博勤、車邏等八個鄉，除‘冷、憐、拿、糯’等四個字的聲母 n、l 偶有相混外，其餘字的聲母 n、l 不相混。”此外，據孫志波（2022）的研究，安徽天長（位於揚州西部）地區雖然至今區分 n、l 聲母，但是在清代天長方言韻書《韻略字典》中“冷吝恪櫓”四字卻有 n- 聲母讀法。由此可見，無論是現代方言，還是歷史文獻，都反映出《檢韻雜字》裡個別泥、來母字讀音的交錯，是符合方言的區域特徵的，不能視為音變的開始。

其次，止攝開口日母字的讀音。“兒”類字在韻書裡 \*ʈɔ 和 \*ni 兩讀。該類字在現代方言中的表現與韻書略有不同：

<sup>6</sup> 下文討論的變化主要是音類的變化，對於音值則不涉及。

<sup>7</sup> 邵伯係千年古鎮，是京杭大運河揚州航道的重要口岸。筆者於 2023 年 8 月調查了邵伯、真武、張橋、昭關壩等地的方言情形。邵伯主要發音人徐繼洲（時 76 歲），世居邵伯老街。

表 7. 止開三日母字的讀音情形

例字	韻書	邵伯	江都	揚州
兒	*Øɔ	Øɔ	Øa	Øa
耳	*Øɔ	Øɔ	Øa	Øa
二	*Øɔ/*ni	Øɔ	Øa	Øa

如上所見，\*ni 讀法在現代方言中看不到任何跡象——原因是什麼？這與分析的對象有關。通常分析口語的讀音層次，異源層次是來自於方言接觸，無論以怎樣的面貌呈現，在現實語言中都是能夠找到源頭的。但是文獻材料記錄語言時，很難做到兢兢恪守實際語言，除了記錄現實存在的語音外，還有可能納入其他文獻的成分。《檢韻雜字·序》說：“爾字正音葉泥上聲，淮揚土音葉敖上聲；二字正音葉泥去聲，淮揚俗音葉敖去聲，如此難以指數。若拘詩韻分韻，考之未精，必檢之不易，畏難而退，是阻人索解之機。”這段話在告知 \*Øɔ 為“俗音”的同時，也告知了“正音” \*ni 的來源——傳統的詩韻讀音。但這種讀音在權威方言及艾陵地區的口語中是不存在的——自然不能當作語音變化來討論。

第三，果攝一等字的讀音。通過上文分析可知，《檢韻雜字》中果攝一等字（含遇流攝明母字）的兩個音類有異讀，分別是開口一等見溪母字和明母字，異讀情況如下。

表 8. 果攝一等字的讀音情形

例字	魔	暮	某	歌哥	可	河	多躲	果	狗
韻書	*mo/*mou	*mo/*mou	*mo/*mou	*kou	*k <sup>h</sup> ou	*xo	*to	*ko	*kou
邵伯	mo	mo	mo	kɣu	k <sup>h</sup> ɣu	xo	to	ko	kɣu
江都	mo	mo	mo	kɿ	k <sup>h</sup> ɿ	xo	to	ko	kɿ
揚州	mo	mo	mo	kɣu	k <sup>h</sup> ɣu	xo	to	ko	kɣu

《檢韻雜字》中出現了一個在現代方言中沒有任何跡象的 \*mou 層次。從現代方言的表現來看，遇攝及流攝明母字讀歸果攝是普遍情形，韻書注釋“謀”讀 \*mo 為“俗音”，事實上也證明此時遇攝、流攝明母字已經在方言中讀入了果攝，那麼 \*mou 的層次就應當是外來的異源層次。“謀眸侷牟謀某”等字有 \*mo/\*mou 的文白異讀很好理解，文讀 \*mou 符合大部分北方方言中的讀法，那麼果攝及遇攝明母字為何也有 \*mou 的文讀呢？本文認為這是作者“類推”的結果，因為受到“謀眸侷牟謀某”這類字存在 \*mo/\*mou 異讀的影響，將其“泛化”，在文獻中也給“磨魔慕募暮”等字給出了 \*mou 讀音。不過，\*mou 層次可能只是作者的個人特色，所以在現代方言中看不到此類層次。

見溪母字的異讀要簡單一些。\*kou、\*k<sup>h</sup>ou 讀法正與江都、揚州等地的方言相當，而韻書又區分出“哥”字 \*kou 和 \*ko 兩種讀法是俗音和非俗音的區別，因此，\*kou、

\*k<sup>h</sup>ou 是白讀音，而 \*ko、\*k<sup>h</sup>o 是文讀音——《檢韻雜字》作者記錄了外來的讀音現象，致使文獻中出現了音韻層次的疊置。

排除了上述現象之後，對比文獻和現代方言，可以發現艾陵地區方言的變遷既有內部因素導致的“演變”——內源性變化，也有外部因素導致的“接觸”——外源性變化。

#### 4.1. 演變——內源性變化

語言系統常常因為發音、聽感及音系結構等內部因素產生諸多變化，相關變化一般都能找尋到特定的音變條件。自《檢韻雜字》往後，觀照現代方言，可以看到艾陵地區典型的內源性變化包括如下內容。

(1) 演變 1：\*ɿ>ɿ/洪音 \_\_\_\_ (C1)。先看相關例字的古今對比情形。

表 9. C1 示例

例字	如	軟	繞	人	日	讓	弱
韻書	*lu	*lon	*ɿau	*ɿən	*ɿəʔ	*ɿaŋ	*ɿaʔ
邵伯	lu	lo	lɔ	lən	ləʔ	laŋ	laʔ
江都、揚州	lu	luō	lɔ	lən	ləʔ	laŋ	laʔ

C1 表示咸山開口以外的日母字讀成 l 聲母。從音變速度來說，合口呼快於開口呼。因為韻書顯示，清代艾陵方言裡 C1 在開口呼字中剛萌芽，而在合口呼字中則行將結束。C1 的情形在清末揚州地區具有“普適性”，根據孫志波（2024）的討論，莊延齡為翟理思《華英字典》（1892）標注的揚州方言讀音裡，僅有 ou[ō]（山攝合口日母字，如“軟”）、ung/uk[uŋ/uʔ]（通攝日母字，如“冗”）韻母還保留著 ɿ- 聲母的讀法，其餘都讀作 l- 聲母，開口字則全都保留 ɿ- 聲母讀法。雖然具體情況有別，但音變速度上都體現了合口呼快於開口呼。

(2) 演變 2：\*ɿ>∅/i \_\_\_\_ (C2)。《檢韻雜字》中咸山攝開口日母字顯露出變作 \*∅- 聲母的端倪，現代方言則已完成了這項音變。例證見表 10。

表 10. C2 示例

例字	染	熱	炎	葉
韻書	*ɿiē	*ɿieʔ/∅ieʔ	*∅ieʔ	*∅ieʔ
邵伯	∅ii	∅iiʔ	∅ii	∅iiʔ
江都、揚州	∅iē	∅ieʔ	∅iē	∅ieʔ

C2 的完成速度很快，因為在莊延齡的揚州方言注音中“然燃染熱”等字只有讀音 yei/yeh [∅iē/∅ieʔ]，沒有 ɿ- 聲母讀法。據此可推測，C2 在 19 世紀末可能已經完成。

(3) 演變 3: \*ts<sup>h</sup>、s > tɕ<sup>h</sup>、ɕ/i \_\_\_\_ (C3)。儘管轄字很少，但是《檢韻雜字》裡咸山攝開口知三章組字存在 \*ts<sup>h</sup>i- 類音節是確然無疑的，而在現代邵伯、揚州方言中這類音節都讀成了 tɕ<sup>h</sup>i- 類，完成了顎化音變 C3。如果把視野放寬，從艾陵故地周邊方言中仍舊可以觀察到 C3。

表 11. C3 示例

例字	占	纏	禪	臚	折	徹	舌
韻書	*tɕiẽ	*tɕ <sup>h</sup> iẽ	t*s <sup>h</sup> iẽ/tɕ <sup>h</sup> iẽ	*siẽ/*ɕiẽ	*tɕie?	*ts <sup>h</sup> ie?/tɕ <sup>h</sup> ie?	*ɕie?
邵伯	teii	te <sup>h</sup> ii	te <sup>h</sup> ii	ei	teii?	te <sup>h</sup> ii?	ei?
江都	teiẽ	te <sup>h</sup> iẽ	te <sup>h</sup> iẽ	——	tɕie?	te <sup>h</sup> ie?	ɕie?
揚州	teiẽ	te <sup>h</sup> iẽ	te <sup>h</sup> iẽ	——	tɕie?	te <sup>h</sup> ie?	ɕie?
興化	tsii	ts <sup>h</sup> ii	——	——	tsii?	ts <sup>h</sup> ii?	sii?

邵伯、揚州等地讀 tei-/te<sup>h</sup>i-/ei-，而興化方言的咸山攝開口知三章組字仍舊保留著 tsi-/ts<sup>h</sup>i-/si- 音節，聯繫兩者顯然就是音變 C3。而知三章組的這種讀音演變，恰與跟咸山攝開口日母字平行：知三章組是 \*ts<sup>h</sup>i->te<sup>h</sup>i-，日母是 \*ʃi->Ø-。

(4) 演變 4: \*i?>ie? (C4)。該音變是指深臻曾梗攝入聲開口細音字跟咸山攝開口三四等字合流。《檢韻雜字》裡前者基本是自成一類讀 \*i? 韻母，而現代方言中則不再具有獨立性，如表 12 所示。

表 12. C4 示例

例字	筆逼	慙	力栗	列	集極吉	傑	一	葉
韻書	*pi?	*pie?	*li?	*lie?	*tɕi?	*tɕie?	*Øi?/Øie?	*Øie?
邵伯	*pii?		*lii?		*tɕii?		*Øii?	
江都	*pie?		*lie?		*tɕie?		Øie?	
揚州	*pie?		*lie?		*tɕie?		Øie?	

結合上述例證可以看到，上文提及“悉一壹”在韻書裡的 \*i? 和 \*ie? 兩讀現象是具有音韻史價值的，因為這正是 C4 變化的開端。孫志波 (2024) 指出，莊延齡的揚州方言注音也能夠顯示 \*i?>ie? 的變化，由此可見 C4 也是清末艾陵、揚州地區方言演變的普遍內容。

此外，邵伯方言中咸山攝三四等字和山攝一等合口字跟陰聲韻合流，如“戰 = 借 teir” “官 = 鍋 ko”。不過這一現象應當是非常晚近的，因為江都、揚州等地還保持著很好的陰陽界限，並且 1996 年出版的《江都縣志》載，當時的邵伯方言中咸山攝三四等字丟失鼻音色彩，山攝合口一等則保持鼻音色彩。基於此種情形，本文不再詳書此種變化。

#### 4.2. 接觸——外源性變化

漢語方言紛繁複雜，不同方言的勢力強弱不同，因此方言間會產生不同程度的接觸。以《檢韻雜字》為立足點，可以看到艾陵地區方言的變化深受外部接觸的影響。

(1) 接觸 1：全濁塞音、塞擦音仄聲字的變化 (S1)。艾陵故地周邊的邵伯、真武乃至揚州都屬於江淮官話的洪巢片，古全濁塞音、塞擦音的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這也是《檢韻雜字》中的一項重要規律。但是 3.1 小節指出《檢韻雜字》裡存在一個全濁塞音塞擦音仄聲字讀送氣音的層次。該層次從現代方言的來看，是具有合理性的。因為，艾陵故地東部正是江淮官話泰如片的領地。關於艾陵故地全濁塞音、塞擦音仄聲字的讀音變化，可以做這樣一個分析：①送氣（《檢韻雜字》之前）> ②常用字殘留送氣讀法（《檢韻雜字》時代）> ③不送氣（現代方言）。由送氣變為不送氣，顯然不能歸為方言自身因素的變化，因為全濁仄聲讀送氣之後就會與仄聲的送氣清音合流，如果由於自身因素變為不送氣音，那麼仄聲的送氣清音字也應該讀不送氣音。故而，S1 只有可能是方言影響的結果，即洪巢片不送氣音的讀法替代了泰如片送氣音的讀法。

(2) 接觸 2：假攝三等字的讀音變化 (S2)。假攝三等字在《檢韻雜字》中的讀音情形，可以歸納如下表（表中“+”表示該類字出現在此韻部中，“—”表示不出現）。

表 13. 假攝三等字在《檢韻雜字》中的歸派

	精組	章組	以母
茶韻 *a/ia	+	+	+
梨韻 *i	+	—	+
蓮韻 *ie	—	+	—

單獨看茶韻，韻書裡的假攝三等的歸派是十分整齊的，是單獨的一個層次。梨韻和蓮韻的音類存在互補性，是同一個音韻層次的條件式變化。就《檢韻雜字》的表現可以得出，清代艾陵地區的假攝三等字有兩個層次：一是茶韻 \*a/ia 韻母，從漢語語音發展史來說，該層次是十分存古的現象，毫無疑問是白讀層；二是文讀層 \*ie，該層次以聲母音類為條件發生了音變 “\*ie>i/ 精組、以母 \_\_\_\_”，形成了韻書的情形。經過百餘年的發展，韻書的格局發生了新變化：

表 14. 假攝三等字的讀音情形

例字	姐	些	賒	斜	車	蛇	爺	夜
韻書	*tɕia	*ɕia	*sa/sie	*tɕ <sup>h</sup> ia	——	*sa/sie	*∅ia/∅i	*∅ia/∅i
邵伯	tɕir	ɕi	ɕir	tɕ <sup>h</sup> ia	tɕ <sup>h</sup> ir	ɕir	∅ir	∅ir

江都	tsir	çi	çii	tç <sup>h</sup> ia	ts <sup>h</sup> ii	siɪ	∅iɪ	∅i
揚州	tçir	çi	çii	tç <sup>h</sup> ia	tç <sup>h</sup> ii	çii	∅iɪ	∅ii
興化	tçia/tçi	çi	sa	tç <sup>h</sup> ia	ts <sup>h</sup> a	sa	∅i	∅ia/∅ie
泰州	tçi	çi	sa/sɛ	tç <sup>h</sup> ia	ts <sup>h</sup> a	sa	∅ia	∅ia/∅ie

現代邵伯、江都、揚州等洪巢片方言中，僅個別字如“斜”讀 -a 類韻母，白讀層的勢力已經十分微弱。至於現代方言中章組是 ii 韻母，精組、以母則有 ii、i 兩種讀法。這兩種讀法似乎是音變 “\*ie>i/ 精組、以母 \_\_\_\_” 的體現，但仔細斟酌則會發現，現代方言裡的 ii 和 i 不能用 ir>i 來解釋，因為：①立足邵伯、江都看揚州，可以明確顯示文讀層 tsir>tçir 的顎化音變；②揚州方言 ii、i 韻母看不到音變的條件——同樣是 c 聲母，“些”讀 çii，“賒”卻讀 çir。因此可以推斷，現代方言中的 ii 是《檢韻雜字》之後才出現的文讀層，該層次在章組字中跟《檢韻雜字》的連韻 \*ie 重疊，在精組和以母字後則與梨韻 \*i 重疊。具體疊置情況如下：

	精組	章組	以母	方言底層
白讀：	ia	a	ia	
文讀 A：	*i	*ie	*i	《檢韻雜字》時代
文讀 B：	ii	ii	ii	《檢韻雜字》以後

同時，表 14 也顯示了一項重要現象：《檢韻雜字》記錄的清代艾陵方言跟興化、泰州等泰如片江淮官話十分接近。如果參考時代相近的文獻資料，可以更加明確這一點。據魯國堯（2003: 110），作於清同治年間（1862–1874）的泰州方言韻書《字音集義通考》中，假攝三等字有“嘉部”[a/ia]和“來部”[ie]兩種讀法，前者為白讀包括“遮蔗車蛇惹姐斜邪且些寫瀉卸耶邪莫~琊冶”，後者為文讀包括“者奢捨舍社射赦且嗟藉借邪寫謝冶野也夜”。而莊延齡的揚州方言注音，據孫志波（2024）所示，僅有“爹 tia、斜 ch<sup>h</sup>ia、耶 ya”三字讀 [ia] 韻母，“借寫車蛇射爺野”等字都讀 iei[ii] 韻母。從文獻和方言的表現來說，推定清代艾陵方言接近泰如片江淮官話是可以接受的。

（3）接觸 3：咸山攝陽聲韻開口一等字的讀音（S3）。倪志佳（2021）將咸山攝一等韻在官話方言和晉語中的讀音劃分為 8 型 11 類，其中江蘇境內大多數洪巢片江淮官話都屬於“漣水型 - 漣水類”，其特點是咸山攝開口一等端系全部及見系舒聲韻（A 類）併入二等，開口一等見系入聲韻與合口一等保持獨立（B 類）。現代邵伯、江都、揚州等方言均屬此類。《檢韻雜字》記錄的清代艾陵方言似乎也是“漣水型 - 漣水類”，因為 A 類在韻書裡普遍讀檀韻 \*æ/\*æʔ 韻母，B 類在韻書中歸櫛韻讀 \*ō/\*ōʔ 韻母。只是，上文 3.2 節第（5）點揭示的“感（\*kǎ/\*kō）看（\*k<sup>h</sup>ǎ/\*k<sup>h</sup>ō）憾（\*xǎ/\*xō）”“咎 \*tsō”的讀音情況，暗示清代艾陵方言的底層應當是倪志佳（2021）劃分出來的

“如皋型”——白讀音中談寒舌齒音歸二等，談寒牙喉音及覃韻合口（主要元音跟合口一等相同）。<sup>8</sup>

《檢韻雜字》的談覃寒韻字存在跟桓韻的層次（白讀音），該層次轄字極少，但“感看憾答”四個字剛好涉及談寒牙喉、覃韻舌齒及牙喉，王洪君（2013: 455）指出音韻層次分層的“音類”是：

有異讀的白讀音類 + （有同音關係的）無異讀音類 = 白讀層音類

有異讀的文讀音類 + （有同音關係的）無異讀音類 = 文讀層音類

據此可把咸山攝陽聲韻一等字在韻書中的音韻層次離析為表 15 的格局。

表 15. 咸山攝陽聲韻一等字的音韻層次

方言	二等韻	談寒舌齒	談寒牙喉	覃韻	桓韻
韻書	*ǎ		*ō 白讀	*ǎ 文讀	*uō
邵伯	ǎ				ō
揚州	ǎ				ō
興化	ǎ		ũ 白讀	ǎ 文讀	ũ

從文讀音的情況來看，《檢韻雜字》的情況與邵伯、揚州等方言相同，但顯示方言固有層次的白讀層卻與興化方言相符若契。倪志佳（2021）指出，“如皋型”在地理分佈上見於江淮官話東南角的泰如片和西南角的黃孝片（個別點是洪巢片）。艾陵故地與泰如片在地理上接近，可見艾陵地區的方言在歷史上與泰如片江淮官話淵源深厚。從勢力對比來看，文白讀已經邁過“文弱白強”“文白相持”，進入“文強白弱”的階段，清代艾陵方言只是殘存著泰如片江淮官話的特點。百餘年之後，現代方言中已經看不到談寒牙喉覃韻白讀音 \*ō 韻母的痕跡，艾陵地區的方言已經完成了由“泰如”到“洪巢”的蛻變。

探討由接觸引發的變化繞不開層次的離析，根據對 S1、S2、S3 變化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洪巢片江淮官話的影響下，儘管部分特徵已經處於“瀕危”狀態，但是清代艾陵方言具有泰如片江淮官話的特徵是毋庸置疑的。

（4）接觸 4：全濁上聲的讀音變化（S4）。古全濁上聲字在《檢韻雜字》不規則分歸上聲和去聲，該情形跟艾陵故地及其周邊方言情況存在很大差異。

<sup>8</sup> 最早揭示“如皋型”讀音特點是魯國堯（2002），後來王洪君（2004）又加以闡述。

表 16. 中古四聲的歸類情形

方言	平		上			去		入	
	清	濁	清	次濁	全濁	濁	清	清	濁
韻書	陰平	陽平	上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邵伯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揚州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興化	陰平	陽平	上聲		陽去		陰去	陰入	陽入
泰州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平 <sub>白讀</sub> 去聲 <sub>文讀</sub>		去聲	陰入	陽入 <sub>白讀</sub> 陰入 <sub>文讀</sub>

如上所示，古全濁上聲字在邵伯、揚州歸去聲，在興化方言裡跟古濁去字合流，同屬陽去調，泰州方言的全濁上聲和濁去聲白讀歸陰平，但顧黔（2001: 498-499）指出，泰州方言原本也有陽去調，由於跟陰平調型相同、調值相近，故而後來跟陰平合流。簡言之，艾陵故地及其周邊方言都是全濁上聲歸去聲（或陽去）的方言。因此，艾陵地區方言從《檢韻雜字》時代到現代的差異很難用方言自身的因素來解釋，只能歸因於方言的影響。

前文表 5 的統計顯示，清代艾陵方言中古全濁上聲字有 54.04% 歸上聲，44.95% 歸去聲，兩者相差近 10 個百分點，據此可以推測，早期艾陵方言裡，古全濁上聲字應該是跟清上聲一類，而非歸去聲。但是在周邊方言，特別是揚州方言的影響下，原本歸上聲的古全濁上聲字，逐步歸去聲。這是語言接觸過程中規則借用的表現，即“全濁上歸清上”的艾陵方言，在周邊方言的影響下，借用“全濁上歸去聲”這一規則，該規則的借用只會影響到全濁上聲字，因為無論是艾陵地區的方言還是揚州、興化等地的方言，清上都是讀上聲的。借用規則會導致本方言的音類重新分化，因此也就能解釋為何音韻地位完全相同的全濁上聲字在《檢韻雜字》裡卻分歸上聲、去聲——規則借用導致的 S4 是以詞彙擴散的方式進行，《檢韻雜字》時代該變化正處於進行的過程中。

#### 4.3. 其他問題

艾陵周邊的江都、揚州乃至興化、泰州方言中，深臻曾梗攝開口細音入聲字，都跟山攝開口三四等合流（音變 C4），至於合口細音入聲“橘役域”等字，根據文獻的記載，卻有兩種類型的變化：

類型 1：\*yʔ>\*yeʔ (>yɪʔ)。孫志波（2024）指出莊延齡的揚州方言注音中，臻曾梗攝合口細音入聲“橘役域”字普遍具有 *üik*[\*yʔ]/*üeh*[\*yɪʔ] 異讀，後者是跟山攝合口三四等精組、見系合流，主元音同於開口三四等。例如：*chüeh/chüik* 卒；*ch'üeh/ch'üik* 屈；*hsüeh/hsüik* 戍恤；*yüeh/yüik* 域疫役。

類型 2：\*yʔ>\*yoʔ (>yʊʔ)。此種變化也是跟山攝合口三四等精組、見系合流，但是主元音同於山攝合口一等，不同於開口三四等。魯國堯（2003: 105–106）顯示《字音集義通考》中，臻曾梗攝合口細音入聲字位於“雲部”，讀撮口 yəʔ 韻母，山攝“絕雪月”等字在“幹部”讀 yʊʔ。今泰州方言這兩類字合流，都讀 yʊʔ 韻母。

《檢韻雜字》裡臻曾梗攝合口細音“鬱役域”等字 \*yʔ/\*yoʔ 的兩讀現象，顯然是跟山攝合口三四等字合流的肇端，而其音變方式毋庸置疑是類型 2。從這一點看，《檢韻雜字》是跟泰如片的泰州方言更加接近，跟揚州方言略遠。不過，表 17 開列的現代方言，卻顯示出不同的狀態。

表 17. 咸山攝、深臻曾梗攝細音入聲字的音類分合情況

韻部	蓮韻	櫻韻		櫟韻	
擬音	*ieʔ	*iʔ	*yʔ	*yoʔ	*oʔ
古音來源	咸山攝開口三四等	知系外深臻曾梗開三四	臻合三見系曾梗合三	山合三四精組見系	山合一、山合三來母知系
例字	別列接切蠍舌涉葉	粒七力息極席笛激	橘屈域疫	絕雪閱月越缺血	未脫闊拙說劣
江都、揚州	ieʔ		yeʔ		uoʔ
邵伯	iʔ		yiʔ		oʔ
興化	iʔ		yəʔ	yʊʔ	ʊʔ
泰州	iʔ		yʊʔ		ʊʔ

如上表所示，江都、揚州都是類型 1，興化還保留著與《檢韻雜字》相當的格局，泰州自然是類型 2，只是艾陵故地的邵伯方言是接近揚州方言，而非泰州方言——從《檢韻雜字》著眼，顯然是經歷了由類型 2 到類型 1 的轉變。探究該轉變的經過，至少要回答兩個問題。第一，音變方式：是《檢韻雜字》的 \*yʔ 合流於 \*yoʔ 之後，一同變為 yeʔ（即 \*yʔ>\*yoʔ>yeʔ），還是兩者各自分別變為 yeʔ（即 \*yʔ>yeʔ，\*yoʔ>yeʔ）？第二，音變緣由：是方言自身因素導致，還是外部方言（例如揚州方言）影響導致？僅就當下的材料而言，這兩個問題還很難得到明確的答案，但是，上述音類讀音形式的轉變，恰好印證了分析 S1、S2、S3 得出的結論，即艾陵地區的方言經歷了由泰如片向洪巢片的轉化。

## 5. 結語

本文利用《檢韻雜字》這一歷史文獻資料來探討方言的歷時演變。研究結果顯示，處於方言接觸地帶的艾陵方言，其音韻面貌在百餘年間所發生的改變，是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檢韻雜字》記錄的艾陵方言已經具有強烈的江淮官話洪巢片色彩，但仍殘留著江淮官話泰如片特徵，這暗示早期泰如片

的勢力範圍應當比現在更廣，至少抵達京杭大運河東岸。《檢韻雜字》在為艾陵方言的變遷提供文獻證據的同時，對於探討近代江淮官話的演變，以及漢語方言的接觸，也具有重要的價值。

###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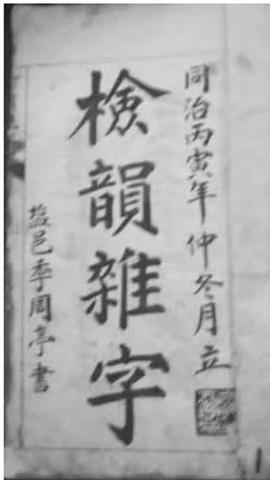


圖 1 《檢韻雜字》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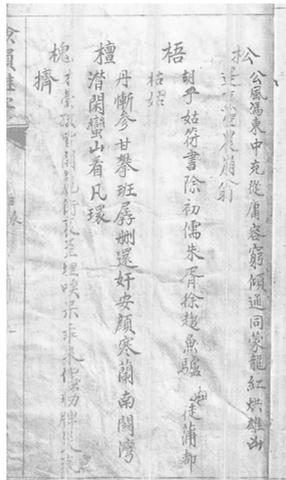


圖 2 《檢韻雜字》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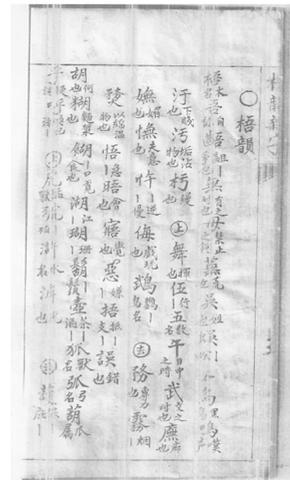


圖 3 《檢韻雜字》正文示例

### 鳴謝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明清民國珍稀時音韻書韻圖整理集成與研究”（19ZDA308）、中原文化青年拔尖人才計畫和河南省高等學校青年骨幹教師培養計畫“基於罕傳音韻文獻的近代官話方言音韻史研究”（2024GGJS042）的支持。文章初稿曾在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音韻學分會第三屆學術研討會（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科學院，2023年12月22日至24日）宣讀，文章的寫作和修改亦得到倪博洋、宋華強、曾南逸、鄭偉等學者指導，匿名審查專家惠賜了寶貴意見，在此謹致謝忱。文中不足概由筆者自負。

### 參考文獻

- 董醇。1996。甘棠小志。見《邵伯鎮志》編纂委員會（編）。邵伯鎮志，479–604。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Chun Dong. 1996. Gantang xiaozhi. In *Shaobo Zhenzhi Bianzuan Weiyuanhui* (ed.), *Shaobo Zhenzhi*, 479–604.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 高郵縣志編纂委員會（編）。1990。高郵縣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Gaoyou Xianzhi Bianzuan Weiyuanhui (ed.). 1990. *Gaoyou Xianzhi*.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 顧黔。2001。通泰方言音韻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Qian Gu. 2001. *Tongtai Fangyan Yinyun Yanjiu*. Nanjing: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 顧祖禹。2005。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Zuyu Gu. 2005. *Du Shi Fangyu Jiyao*.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江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6。江都縣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Jiangdu Shi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ed.). 1996. *Jiangdu Xianzhi*.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6。江蘇省志·方言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Jiangsu Sheng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ed.). 1996. *Jiangsu Shengzhi: Fangyanzhi*. Nanjing: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 劉丹青。1997。南京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Danqing Liu. 1997. *Nanjinghua Yindang*.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魯國堯。2002。“顏之推謎題”及其半解（上）。中國語文 6。536–549。Guoyao Lu. 2002. “Yanzhitui miti” jiqi banjie, shang. *Zhongguo Yuwen* 6. 536–549.
- 魯國堯。2003。泰州方音史與通泰方言史研究。見魯國堯（編），魯國堯語言學論文集，12–122。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Guoyao Lu. 2003. Taizhou fangyinshi yu Tongtai fangyanshi yangjiu. In Guoyao Lu (ed.), *Lu Guoyao Yuyanxue Lunwenji*, 12–122.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 倪志佳。2021。北方方言咸山攝一等韻演變的階段性。中國語文 6。319–337。Zhijia Ni. 2021. Beifang fangyan xianshanshe yidengyun yanbian de jieduanxing. *Zhongguo Yuwen* 6. 319–337.
- 孫宜志。2006。安徽江淮官話語音研究。合肥：黃山書社。Yizhi Sun. 2006. *Anhui Jianghuai Guanhua Yuyin Yanjiu*. Hefei: Huangshan Shushe.
- 孫志波。2021。漢語方言遇攝 \*u>uo/Cr\_\_\_ 創新的音韻史淵源。見中國音韻學第二屆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100。天津：南開大學。Zhibo Sun. 2021. Hanyu fangyan yushe \*u>uo/Cr\_\_\_ chuangxin de yinyunshi yuanyuan. In *Zhongguo Yinyunxue Di'er Jie Xueshu Yantaohui Huiyi Lunwenji*, 100. Tianjin: Nankai Daxue.
- 孫志波。2022。《韻略字典》與清代天長方音。漢語史研究集刊 32。34–49。Zhibo Sun. 2022. *Yunlüe Zidian yu Qingdai Tianchang fangyin*. *Hangyushi Yanjiu Jikan* 32. 34–49.
- 孫志波。2024。清末揚州方言音韻——西洋漢學家的記錄。漢語史與漢藏語研究 16。67–105。Zhibo Sun. 2024. Qingmo Yangzhou fangyan yinyun: Xiyang Hanxuejia de jilu. *Hanyushi yu Hanzangyu Yanjiu* 16. 67–105.
- 王洪君。2004。也談古吳方言覃談寒桓四韻的關係。中國語文 4。358–363。Hongjun Wang. 2004. Yetan gu Wufangyan tantan hanhuan siyun de guanxi. *Zhongguo Yuwen* 4. 358–363.
- 王洪君。2013。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Hongjun Wang. 2013. *Lishi Yuyanxue Fangfalun yu Hanyu Fangyan Yinyunshi Gean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吳波。2020。江淮官話音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Bo Wu. 2020. *Jianghuai Guanhua Yinyun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真武鎮志編纂委員會（編）。2005。真武鎮志。北京：方志出版社。Zhenwu Zhenzhi Bianzuan Weiyuanhui (ed.). 2005. *Zhenwu Zhenzhi*. Beijing: Fangzhi Chubanshe.
- Giles, Herbert Allen. 1892.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 Evolution and Contact: Sound Change of the Dialect in the Ailing Area of Yangzhou City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Zhibo Su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honology of the dialect spoken in the Ailing area of Yangzhou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 newly discovered dialectal rhyme dictionary. Building upon this historical foundation, modern dialect materials are employed to systematically trace the phon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Ailing dialect since the Qing Dynast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evolution of Ailing dialect is intricate, encompassing changes driven by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ternal factors encompass phenomena such as  $*\text{ɿ} > \text{l}/\_Hongyin$ ,  $*\text{ɿ} > \emptyset/i\_$ ,  $*\text{ɿ} > \emptyset/i\_$ ,  $*ts^h \setminus s > t\phi^h \setminus \phi/i\_$ ,  $*i? > ie?$ . External factors, conversely, account for phenomena such as the loss of aspiration in voiced initials with the oblique tone, alterations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colloquial and literary readings of Division-III rhymes within the *Jia* (假) rhyme group,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 of Division-I nasal coda rhymes in the *Xian* and *Shan* rhyme groups, and the reclassification of *shangsheng* tone with voiced initials into *qusheng* tone.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is the evolution of the dialect in the Ailing area, which has undergone a transition from the Tairu dialect region to the Hongchao dialect region.

### Keywords

Jianghuai Mandarin, the Ailing dialect, sound change, language contact

通訊地址：河南 新鄉 河南師範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hsdzhibo@163.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3月6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2月5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2月16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2月19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7月31日

